

序

南国的星空

◎杜南发

1. 热带三友

读中学那年，课文有一篇《热带三友》，作者以中国传统称松竹梅为“岁寒三友”，而将南洋常见的椰树、芭蕉和木棉树，称为“热带三友”。

作者是认为椰树高挺似松，雨打芭蕉和风吹幽篁同为天籁，木棉树则如梅花树一般“真有浓重的雪意”，触景生情，故而有如此联想。

那是半世纪前的60年代，新加坡和中国大陆往来受限制，北方的松竹梅只能在书刊上才看得到，椰影蕉风，则是本地日常生活场景，读起这篇课文自然特别亲切。

虽然椰树和芭蕉司空见惯，但木棉树其实并不多见，记得在我度过童年和少年岁月的石叻村里也仅有数棵，其中一棵就在我小学回家必经的路旁。

每逢木棉成熟时节，这棵树上总会挂满许多绿色果实，当渐渐转变成黑褐色时，果瓣会裂开，爆露出白色棉絮，随风飘飞，粉白如雪，只是数量不多，也就没有什么“雪意”的感觉。

学校中午放学后，我常会和同学去争捡零散掉落地上的果实，裂开的果瓣表皮，一瓣瓣干硬瘦长如舟，放在水沟里当船，随水漂流，看谁的木瓣船流走得最快最远，如同热带村童每年特定

节的“曲水流觞”之会，是那段日子放学时最快乐的余兴节目之一。

朴实的感情，简单的快乐，因为难得，也就难忘。

这篇课文作者杜运燮，诗人作家，马来亚出生，30年代回中国读书，1945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外语系，战后回新加坡华侨中学等学校教书，1951年回中国，定居北京，在新华社从事新闻与写作。

杜运燮出生马国，住过新加坡，大半生都生活在中国，华侨与北京人的“双重身份”，两地文化之间的写作，使他被研究者称为“搭建中国与南洋的鹊桥”，成为两个文化世界的中介者，一位具有旅人风格的作家。

他定居中国后，还写了《凉爽的亚答屋》等多篇散文，向中国读者介绍南洋热带地方的生活习惯。这些散文，常以对比或对照的叙述方式，把中华文化语境，融入南洋情景的书写，具有中华与南洋两种文化的双重性特点。

他于1950年回中国前，在本地所写的热带三友，即以北方岁寒三友为对照，借用中华文化传统意象，描写南洋热带的本土形象，无论写作动机或观察视角，体现的都是一个文化“旅人”的情感经验与思维。

旅人的意义，既有时空行走的形式，更有文化跨界的体验；无论表面的流动，或对底蕴的审视，两种文化，自有两样风情，有心的旅人，两相对照，当能找到许多感性和理性的连接。

文化旅人书写的意义，就在于能够以旅人之眼，用心观照，纵然置身寻常景观，亦会有不一样的体验和发现。

章星虹《星洲星光——现代旅人手记》，明确以旅人为写作定位，显示作者明白理解旅人书写的本质、意义和价值，尤其在新加

坡多元文化的环境里，以一个文化旅人的视野和视角，细心观察和探索，自然可以更从容走进一般人不察觉的领域，自己打开一片自在的新天地。

2. 现代旅人

旅人书写，是个人在时间与空间行脚的记录，在有意无意之间，往往会留下一段段时代的记录；例如关于新加坡早期生活的史料，除了官方文献档案，在早年到过本地的东西方旅人文字里，就保留有许多珍贵材料。

相对于严肃的官方文献，旅人的文字就显得更为自由生动，无论文章或日记，见闻思感，事无大小，都是身临现场的真实记录，既属于个人记忆，也是时代的记忆。

早期旅人远行不易，所见所闻皆为新鲜事物，笔下书写多为游记，记叙以异国风情为主；即便有感有思，也是因景生情，如同杜运燮写《热带三友》，就是对不同环境景物产生联想的结果。

章星虹以“现代旅人手记”为写作定位，标示具有“现代”特质的旅人书写，自然和早期旅人有所不同。

现代是资讯时代，网络改写了旅行的新鲜感，跨界的冲击感已大幅降低。脸书和博客让旅行成为生活中简单的趣味分享，太阳底下已无多少新鲜事，现代旅行的定义和意义，亦已随变化的发生而产生变化。

相对于现代一般观光客追求休闲乐趣的快感，具有文化感的现代旅人，会更多地追求旅行的意义感，他们对旅行会有更多元的关注和思考，能运用旅人之眼，抽离表面的光影，冷静透视不一样

的自己和世界，以继续探索与追寻的态度，或对地方人文作深度发掘，或对自我生命对照思考，或进行历史思维的行旅，全方位致力开发旅行的多维性，在已知世界里重新发现未知的风景，重新建构旅行更丰富的意义。

本书英译书名，悄然透露了作者对写作身份与书写意向，有自己特别的思考与诠释。

对“旅人”一词，英译书名并不使用一般性的Travellers，而特别采用Sojourner；前者意思是旅客，后者为旅居者，依中文传统用词，就是过客与客居。

客居，即居留于外地，魏晋时期把在外地落户者称为侨居，侨民一词即延续此一观念。唐宋时期的户籍制度，则把当地人称主户，外来住户称客户，主客相对，定位分明；延伸迄今，客户一词，依然是日常生活上的一个商业名词。

过客和客居，两者身份虽然都是旅人，却有逗留时间长短之别，对地方的认识与感情关系，也就会有深浅之分，当然就会影响观察视角的广度与深度。

章星虹的现代旅人书写，选择以客户的“客居”身份，点明了这一系列写作的用心、视角与特色。

人生如寄，每个人在自己生命与所处世界之间，既可以是过客，也可以是客居或寄居。过客匆匆，纵然过处留痕，不免总会流于浮光掠影；一个客居的文化旅人，则能更从容审视自己所注视的对象，在生活与时间之间，持续追寻与发现地方蕴藏的各种文化线索，挖掘背后的故事与意义，学习去认识并了解那些不凡的滋味；对自己所在的地方，也会更有感情的体会。

有了感情的体会，如同人生的相遇，无论朝花夕拾，或是漫道求索，眼前笔下，字里行间，总会静静流动着作者生命与地方酝酿的温度，让所书写的场景和形象，在时光流转的映照下，更有感觉，更能让人念想。

3. 文人留影

实地行走是旅人的特点，章星虹的旅人书写，收集的就是近年来不断亲自面访、走访、参访的现场手记，过程真实，成果珍贵。

这一系列手记，以文化为主轴，内容包含南来文化人、城市行脚图、星洲-香江书业故事三部分，通过人、物、事三面向，在本地历史变迁中，细细梳拢编织一段正逐渐离散的文化记忆。

手记里的南来文化人，依次有书业先驱张元济、画家张汝器、历史学者许云樵、医生兼作家韩素音、报人兼作家李星可、女画家张荔英、诗人丁家瑞、作家刘以鬯、医生摄影家波鲁宁。

手记书写多为对当事人或相关人士的直接采访，地点有本地、香港与中国，甚至远赴瑞士；只有丁家瑞和许云樵二人是以他们留下的作品为书写对象。

这些南来文化人，分别涉及写作、绘画、摄影与出版等领域，每个人和新加坡都有过一段生命交集的因缘，他们的活跃时间，自上世纪初到下半叶，跨度近百年，尤以战前到50年代前后为主。这是新加坡本土文化逐渐形成的重要阶段，每个不同时期的文人足迹，拼凑起来，就是新加坡一份独具意义的阶段性文化生命构图。

在这份构图里，有张元济和许云樵出版的书刊对本地文化启蒙的影响；有张汝器和张荔英的人生轨迹镌刻在南洋画色里闪亮的风采；有丁家瑞留在本地战后文学创作世界的心迹；有李星可与刘以鬯在报人与作家身份之间的一段本地情缘；还有韩素音与波鲁宁两人分别在新加坡居留11年与60年的客居经验，对他们和新加坡所具有的不同意义。

面对如此多元面向，章星虹采取的是多样化的处理，或浓墨重彩，或轻描淡写，或兼工带笔，或舒笔直书，记录描写，抒情议论，交揉呈现，读来仁智各见，互文见义，形成一片生动的人文景观。

沿着这份文化构图行走，最有意思的当然是许多不为人所熟知的新“发现”。

例如张元济和广州的特殊关系，治史严谨的许云樵也写儿童文学，张汝器对新加坡漫画与南洋画风的开创及赴难前的最后身影，刘以鬯在惹兰勿刹金陵旅店与太太罗佩云缔结异地姻缘，韩素音在本地收养穷女孩为女儿的经过，及韩素音华人作家身份与本地华文报人的特殊关系等等，都是既严肃又有趣的真实史料，若非相关人士或当事人的叙述，有些事迹可能就成为过眼云烟，消失无踪。

再如张荔英，通过她本人在南洋美专毕业班册的留言、她生前的口述录音材料，及对80年代国家画廊研究员康斯坦丝（前总统薛尔思之女）的采访，章星虹不但串联起这位传奇女画家为何会钟情新加坡这个热带岛国并在此终老的理由，还收集了她在本地的四个名字！

张荔英的四个本地名字，除了中文原名，英文名 Georgette Chen 是冠亡夫陈友仁的“陈”姓，还有一个马来名 Chendana，是

一种檀香木；更有一个密友之间的生活谑称叫叫“Basket Chen”，意思是陈篮子，或依本地俗语习惯亦可称为更具土味的“陈菜篮”。

这段记录，即生动又形象，让这位带几分神秘感的女画家形象立刻鲜活起来。

除了用心采访与收集各种散落的史料，章星虹还特别注意到这些史料的一些引申意义，例如关于韩素音被认为华人作家身份，与本地华文报章记者“译写”的关系。

韩素音自小受法语和英语教育，中文水平并不足以从事华文文学创作，却常为被认为是华文作家，这个“美丽的误会”，除了是由于报人李星可把她的小说翻译成华文，让华文读者得以阅读她的“中文作品”，更要归功于当年本地华文报章的采访记者，

因为他们把韩素音的英语演讲，第二天以华文报道，甚至还有演讲题目及全文，让人们以为演讲内容全是华文，才具体塑造了韩素音是华文作家的形象。

章星虹特别指出，这是本地华文报章记者的一大特色——译写！

多年来，在新加坡以英文为主的大背景下，译写始终是华文报记者最基本的日常工作要求，他们每天都必须把大量英文材料，直接以华文译写为各式各样的报道文章，同时又必须遵守新闻专业要求及出版时间的规定，如此工作方式，直到今天，依然如此。

日常译写的工作，固然使本地华文报章人员的工作量与要求，比本地英文报及港台华文报的同行来得高，另一方面又显示本地华文报记者与文化人，是本地双语文化最早的实践者与真正的推动者，对新加坡社会文化的发展，具有不应忽视的特殊位置与意义。

4. 文化行脚

“城市行脚图”和“星洲-香江书业故事”两辑文章的写作视角，则超越“人物”身影，转为对事物的观察检视，作者以自己的旅人之眼，细心漫步在新加坡这个都会城市里，在现代脚步与历史回声之间，逐一拾缀不被人注意甚至几乎遗忘的一些文化“秘密”。

上海商务印书馆是中国近代文化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与作用的一家书局，上世纪初就选择新加坡设立“外洋第一分馆”，成为本地最早的现代华文书局，当年这家“分馆”，究竟开设在什么地方？

战前多位文化人与艺术家经常聚会的期颐园，曾出现在许多画家文人合作的书画题款里，这座一代名园，如今究竟“芳踪”何处？

战前和战后，中峇鲁住宅区居住了许多文艺界人士，那又是怎样的一幅人文图景？

市区里的苏菲亚山，如此美丽的西方女性名字，究竟指的是哪位苏菲亚？

在新加坡市区边缘，一些树木掩映的坡丘之间，散落着一些充满热带风味的“黑白屋”小区，区内有许多“奇异”的西方路名，它们和这些房子的身世有何关系？

对这些地名或建筑，本地人可能因为熟悉而麻木，并不注意或不在意，只有以旅人好奇的一双眼睛，才会去注意和发现这些几乎遗失的文化故事和线索。

章星虹的寻找方式，既有查阅文字记录及采访老一辈忆述的“传统”方式，还结合了早年的报章广告、早年老照片、及早期

城市地图，对比相照，按图索骥，这是过去本地类似文史研究比较罕见的途径。

图片和地图，恰是现代旅人行走的象征。

这种“眼见为实”的图像研究法，既有说服力，又有趣味性，为枯燥的文化研究，增添生动的视觉效果，也让大量本地早年老照片和旧地图，成为具有“藏宝图”意味的研究工具和对象，使文化领域的旅人书写，有了几分“城市考古”的趣味和意义。

从本地许多旧华文课本、旧华文书刊，挖掘出一个深具时代意义的“文化事件”，是这一系列旅人书写里分外精彩的一笔重彩，宛如游园惊梦，蓦然回首，才发现灯火阑珊处，竟还有着让人惊喜的一抹动人颜色。

上世纪50年代，是亚洲和东南亚局势发生巨大变化的大时代，连带也影响与文化传播相关的书籍出版业。

随大陆书刊被禁止进入本地，使香港崛起成为众所周知的中华文化中转站，出人意料的是在这场变局中，新加坡书业也曾主动出击，扮演一个重要的推动角色。

章星虹通过对老行家的访问，及研究本地国家图书馆与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的有关藏书，对当年本地世界书局主动北上香港，打破书刊来源中断困局的历史性行动和结果，作了深入与全面的追述，应该是迄今对这场“文化行动”最清楚的一次串联发掘。

特别有意思的是当年本地书商进行的这项文化行动，并非纯粹只是出自商业考量的单向营运，而是具有追求双向文化交流的宏大构思与愿景。

例如当年本地世界书局东主周星衢“北上香江”，除了要以迂回策略，通过香港出版社的名义，将中国的文化书刊与华文教学

课本输入本地，并且通过在香港出版本地文学书籍，甚至创办定期杂志，将本地文学作者的作品，积极引介推进香港市场，尤其是他所创办的《南洋文艺》文学月刊，更采取新港两地合作组稿，在香港出版的独特方式，具有很超前的“跨界合作”出版概念。

世界书局出版的《世界儿童》与《世界少年》两本儿童杂志，分别以小学生及中学生为对象，构成一套互相衔接的青少年学习知识体系，对本地数代华文教育者的学习成长，有跨时代的深远影响。不仅显示负责人远大的眼光和对青少年教育的关注，同时也说明当年本地书局对学校及社会教育的密切关系。

这些本地书业策划与推动的大量“香港出品”书刊，可说是亚洲华文出版业发展史上一个非常特别的文化事件，就因为当年本地华文书业者的智慧、眼光、胆识与文化胸怀，才为本地华文教育及传统文化的传承，继续提供源源不绝的文化养料，影响巨大而深远。

一本本陈旧的华文书刊和课本，竟然隐藏有如此一份前人商业智慧，及牵动一场时代文化风云，读来令人心醉，更令人感怀。

由于许多当事人均年事已高。这一些罕为人知的“秘密”，若非章星虹努力发掘“抢救”，恐怕不久也会消失在时间的烟尘里，无知无觉，就成过去，留下一片空白。

时过境迁，风过无痕，花开似梦，年华如水，这些曾经在这片土地上行走过的人，发生过的事，存在过的物，如果没有文字的记录，没有认真注视的眼神，好像也都没有什么意义了。

但真的就没有什么意义吗？

5. 南国星空

星洲是新加坡的别称，从报纸、书局、店铺、甚至人名，都是本地常见常用的名词，但在今天，或许已可以加上“曾经”二字。

近年来，不仅本地几乎再未见任何新生的“星洲”事物出现，甚至连这一名词仿佛也渐渐退出本地生活的视野和记忆。

这种微妙的变化，追溯起来，似乎自1983年《星洲日报》和《南洋商报》两大报章合并后，就静静地发生了，如同夜色里悄然的退潮，海岸线在黑暗中徐缓地流逝，只是多数人们没有察觉，也就渐渐失去知觉。

章星虹的旅人书写，以“星洲”定位，让我们猛然惊觉，自己生活的地方，曾经有过一个如此诗意饱满的名字，在热带浩瀚的星空下，闪耀着独特的光芒。

社会用词的变化，反映了社会的变迁，更显示社会文化记忆的变化。

无论星洲或者新加坡，都在南洋热带，属于南方的国度，同样属于南方的天空。

一本《星洲星光——现代旅人手记》，让星洲，星光，星虹，一连串星星，聚集起来，交织构成一张时代记忆的星图，让大家可以在南方的星空里，各自看见自己的位置，或者是过去的记忆，或者是如今的容颜，或者什么也不是。

如此星辰如此夜，你觉得，自己会看见什么呢？

2016年4月2日